

## ◆ 安庆地理

## 王家墩的水与火

胡松本

胜利之后危机还在,队伍曾遭遇内部叛乱,政委周静轩受重伤牺牲,斗争的路一波三折,格外艰难。

1941年皖南事变后,局势更加紧张。中共赣北特委辗转渡江来到宿松。同年夏秋,林维先、李丰平带领新四军七师挺进团进驻王家墩,把团部设在村里的王氏祖堂。一座简朴的清代祠堂,就这样成了太宿望湖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枢纽。那时,湖区大小战事的分析、部署、调度,大多从这间老屋里发出。

进驻王家墩后,挺进团靠着湖乡的水网灵活作战,半年里打了近三十仗,捣毁二十一个敌伪据点,毙俘大量敌伪军。水乡的每一条湖汊、每一片篱竹林,都成了战士们与敌人周旋的战场。

1942年的泊湖战役,是那段岁月里最惨烈的记忆。三千多敌伪军东西合围,打了八天八夜,硝烟盖住了湖光,战火染红了乡土。前线厮杀最激烈时,林维先身处险境,子弹打穿帽檐,侥幸脱险。这一仗,刘宗超、孙冠英等二十多名新四军将士壮烈牺牲,还有不少无名烈士埋骨湖乡。终因敌我力量悬殊,我方决定战略转移。队伍撤走后,敌伪军在王家墩一带疯狂洗劫,烧杀抢掠,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深深的伤痕。

## ◆ 流年碎影

## 两棵柿子树

余同应



和鸣 周文静 摄

蜜汁般的甜浆涌满口腔,有一种清鲜的、直截了当的甜。我后来才知道,小柿子的妙处,远不仅仅是美食。

每年夏天,奶奶会带着妈妈和大娘(大婶),用一种青灰色浆水浆洗老布蚊帐、捞虾网和老布被里。浆水的来源,就是小柿子树上还未成熟的青涩果子。奶奶把青柿子摘下来,捣烂,泡在水里,用力揉搓,挤出稠稠的汁液。汁液涩得很,闻起来有一股草木的清气。老粗布浸在里面,反复捶打揉搓,再捞起来在溪水里漂净,晾干。浆过的

村里的老人们,至今还能随口讲出几段旧事,都是史书之外的热乎乎的细节,真实又让人心酸。当年本土抗日的詹大金战士,作战勇猛,立了不少战功,性子直,却因为人际嫌隙在王家墩前面的小树林里被处决。乡亲们心里知道他冤枉,却无力挽回。

老人们还说,林维先带兵在许家岭矮脚密设伏,跟来犯的敌人从午后打到深夜,夜里枪声响个不停。战斗过后的山岭上,到处是战壕的遗迹和散落的弹壳。这些零碎的口头记忆,没有宏大的讲述,却能让人真正看到战争的样子,看到普通人的悲欢和英烈的无辜牺牲。

时间慢慢抚平了战火的伤痕,王家墩终于告别动乱,回归平静。前些年,这里还只是个普通村子,王氏祖堂安安静静地立着,外面很少有人知道。从2024年开始,我来了三次,亲眼看着它一点点变化。2024年,村里刚开始筹划旧址修缮和场馆建设;2025年,纪念馆的布展基本成型,老屋换了新模样,史料、实物、展板一一落地;2026年5月,这里正式获评安庆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红色教育基地,成了市级红色研学和教育的阵地。

如今走进这座两百多平方米的纪念馆,朴素安静,没什么多余的装饰。马灯、纺线车、旧木桌静静地摆在

那里,都是当年军民生活和战斗留下的物品。毕家岭战斗、陈汉沟会师、泊湖战役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,一众革命先辈的事迹被认真整理、妥善保存。那些曾经散落在乡间的烽火往事,终于有了安放的地方。

基地挂牌之后,建设没有停。纪念馆旁边机器声响,清淤整治、环境提升、红色文化广场建设都在稳步推进。村子靠着红色资源和湖区生态优势,走农文旅融合的路子,让红色历史不再是封存的过去,而是能融入乡村发展、滋养乡土人心的活的力量。

《泊湖的密码》写的是水,是故土的温情,是人与自然的相伴相守,是安稳岁月里的家园初心。王家墩的过往写的是火,是家国大义,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,是平凡土地上的信仰坚守。湖水洗去人心的浮躁,烽火撑起乡土的脊梁。

很多人喜欢水乡的温柔景致,却常常忘了,这份岁月静好,从来都是前人用热血换来的。王家墩的可贵,就在于它把生态之美和红色之魂紧紧融在了一起。绿色的湖山是底色,红色的记忆是根脉,乡村的每一次更新、每一寸变化,都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。



亩,有求必应,还手把手地教人家怎么捣、泡、浆。一到夏天,我们家门前就热闹起来,东家的婶子来了,西家的大姐来了,叽叽喳喳地说笑着,一边帮奶奶捣柿子,一边拉家常。那浆洗的棒槌声、山风吹过柿子叶的沙沙声、孩子的嬉闹声,混在一起,小山坳热气腾腾、热热闹闹。

这样一个连路、电都不通的地方,竟是我儿时心中最快乐的所在。没有收音机,没有电视,可我们有柿子树。春天看它吐出嫩绿的芽,夏天在浓荫下捉迷藏,秋天仰着脖子数果子,冬天看光秃秃的枝干伸向湛蓝的天空,像一幅水墨画。那些过往的乡邻,那些围着柿子树说笑的脸庞,那些浆洗后挂在竹竿上、在风里飘摇的老布被里,都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画面。

后来,我离开了大山,去了有高压电、有公路的地方。吃过很多柿子,个顶个地漂亮,可再也没有尝到过露水夜晾后的那种清甜。也盖过各种羽绒被、蚕丝被,暖和是暖和,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前些年回过老家,仍然是爬坡上去的,一切都变了,宅基地现在变成村里的耕地了,周遭的树木更加茂盛,我差一点不认得这就是我待了20多年的老地方。门前当年的两棵柿子树还在坚强地生长着,不显老,但枝干上长满了青苔。偶尔上山摘柿子的邻居说,两棵柿子树还在年复一年地结果。我站在树下,忽然觉得,奶奶没走,爸妈没走,大娘没走——她们就在这柿子的甜味里,在露水夜晾的古法里,在青柿浆洗的老布纹理里,在一代代传下去的手艺里。

那两棵柿子树,从来不只是树。

老家藏在大别山腹地潜山市官庄镇的崇山峻岭之间。方圆几里,只住着我家和大伯家。唯一一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一路向上,每逢夏秋季节,小道两侧杂草丛生,需要用一根竹棍清扫草上的露水,以免打湿了鞋裤。

奶奶八十多岁了,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乱,在煤油灯下闪着柔和的光。她是山坳里最受尊敬的人,不光因为年长,更因为她心里装着的,不只是自家这几口人。门前的柿子树,就是她待客的最好见证。

大柿子树高大些,枝干虬曲苍劲,像一把撑开的巨伞。秋天一到,满树的柿子由青转黄,再由黄变得金灿灿、沉甸甸,坠弯了枝头。柿子饱满圆润,拿在手里软乎乎的,掰开来,金红的果肉,蜜一样甜。可奶奶从不让我们急着摘了吃。她自有道理——大柿子要经过半个月的露水夜晾,才最得风味。

夜晾,就是把将熟未熟的柿子摘下来,整整齐齐地码在竹匾里,夜里搁在门外石阶上,让山里的露水一遍遍地浸润;白天再搬到阴凉处,避开日头。如此反复半个月,柿子表面会凝出一层薄薄的白霜,果肉变得韧韧的,咬一口,又甜又糯,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冽,像是把山间的月色和露气都吃进了嘴里。晾过的柿子,放到来年春天都不会坏。过往的乡邻路过门前,奶奶总会捧出一捧,让他们解解馋。砍柴挖野菜乡邻,没有一个不夸的。

小柿子树矮一些,枝条也细软些。结出的柿子个头小,圆溜溜的,像一颗颗红玛瑙。这种柿子不能夜晾,熟了就得赶紧吃——剥开薄如蝉翼的皮,就是鲜红透明的果肉,吸一口,